

翁山之鈔

胡敬生題



下

書

山

人

集

卷之四

四

四

黃氏憶汪南館
徐氏南州書樓
輯序

菊山佚文二輯

王雲五題



翁山佚文二輯

三閤書院倡和集序

粵遊草序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翁山文外自序

龐祖如以張喬美人畫蘭見贈詩以答之有序

詠物詩引

孔子世家贊

孟子列傳贊

聖人之居考

讀論語



沙亭解

髻人說

書朱母沈孺人行畧後

藥王廟碑

枕銘

翁山佚文二輯

後學黃蔭普輯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予於廣州城南得陋室數椽即以為先大夫三閭書院奉
三閭畫像其中而以宋王詹尹漁父為配以宋大夫乃三
閭高弟子二先生則相與問荅見於離騷經者也離騷二
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人之旨相合具有功風雅視卜
序毛箋為最惜孟氏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
亡而離騷作一鄒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講論也莊生有騷
之才而未及為亦其所遇不同然莊生知尊孔子而不知
所以尊有愧於三閭多矣三閭言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無為之先又曰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鄰此
孟氏養氣之說亦與太易保合太和窮神知化一貫司馬
遷采懷沙一篇入傳豈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死不可
讓願勿愛數言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
箋註六經四子即為離騷作傳非徒愛其辭能兼風雅與
其志爭光日月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焉耳薛文
清謂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垠善於形
容道體孫文介謂離騷首稱帝嚳次堯舜又次湯武諄諄
祇敬之義至述死生之際廓然世外清靜澹居非大有道
術者不能發予按史記帝嚳既執中而徧天下堯之學得
之帝嚳帝嚳以執中傳堯為萬世道學之祖三閭首稱帝

學其知斯道之源也已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帝嚳而三閭乃能推明允執之所自然則三閭蓋得道統於古聖帝徒以其善于騷些為可繼風雅抑末矣古聖賢多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篇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多道之奧妙學士大夫讀離騷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蓋自宋玉至今太抵皆三閭之弟子師其辭當師其學師其學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死生盡性致命是即所以學夫詩焉耳予之為三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其中不敢負其家學在三閭末胄分當爾爾然亦以吾粵向無三閭祠廟士大夫與予相交以予為屈氏也輒欲瞻拜其先三閭而無所有此書

院則南屈之俎豆以為歸湘纍之湯沐以為本土大夫之
欲振興風雅以為倡和之地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橈
桂棟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明矣昔人稱三閭騷之聖聖
在道而不在騷有道而後其騷乃聖吾願與學士大夫從
事於斯已與斯會者若凡而人皆大雅君子能別邪正知
道術之所歸故先以所撰詩詞梓之為三閭書院倡和集
歲時有事使子弟一一絃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
亦菴林之盛事而吾屈之有光者也梓成僭為其序並以
為嘉會之招

粵遊草序

孔子論成人而曰文之以禮樂詩亦然禮文其外樂文其中而後其詩乃雅詩之亡亡於不雅焉耳今天下之為詩者亡慮數十百家無華戎無貴賤無賢不肖無不為詩盛極矣盛極而實衰則以風有餘而雅不足雅不足則其風亦非肆好之風所以者舍古而師今舍遠而師近舍君子而師小人江河日下而不知反其本也毘陵許子善為詩能使其才不敢溢於法度之外如千里逸足盤旋蟻封雖復蕭電追風而恒不離尺寸之內所謂佩玉鳴璆周旋而必求中規折旋而必求中矩以無失乎禮樂者非耶許子好遊踪跡幾半天下今來吾粵復得詩百餘篇視往昔所

作尤工然其橐中之裝不及陸賈三之一吾嘗笑賈能新語而不能詩使吾粵山如羅浮韶石水如珠江花卉如素馨木棉烏如白鷗孔雀青鸞之屬嘉果如離支柑柚蕉都蔗色香與味並絕不得入其歌詠光輝上國豈非炎方之憾事耶許子於吾粵景物今已詩者十而三四歸舟自五羊以至庾關為途二千里有餘自臘以至春初為日二十有餘始出粵境幸為一一補之予撰有廣東新語一書當以許子麗而有則合於大雅者錄入編中斯乃明珠翠羽之珍奇南紫檀之美真為可寶者也吾粵有二貪泉四方士大夫之來遊者滔滔不止凡以貨利焉耳徒知以吾粵之明珠翠羽奇南紫檀為寶而不知以其風雅之精上陵

漢魏下轢三唐者使吾粵之人寶之此貪泉之為咎也許
子行矣具庶幾有以慰吾粵之人毋使吾粵之人又有憾
乎貪泉則幸矣昔陸賈以錦寵端州之山今山名錦石吳
隱之以沉香寵廣州之水今浦名沉香許子具以詩為錦
為沉香而毋藏之腹中乎哉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春秋於僖公元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
襄公三十年書宋災伯姬卒皆以其能貞之故獨衛共姜
未書意魯史記舊文無之故夫子不得而書僅錄其柏舟
之書於國風也嗟夫婦女之貞貴乎有終為史者必求卒
之年月謹書之春秋者列女傳之祖也而二百四十二年
間僅有此三姬之卒可得而書而一姜之卒不可得而書
聖人之不幸也當聖人之世貞之婦女若此其難顧今日
去聖久遠先王之化衰微二南之風不作而婦女恆其德
者於海濱一郡輒不勝書如固齋高子所譔福州府烈女
烈婦傳自丙戌至癸亥四十三年之間率皆致命一旦以

死成仁寧為賢者之過之為高明之所難行而不肯為不肖者之不及為中庸之所易至在窮鄉荒落寡人賤子之中殆有甚焉舉聖人之所不得而書者高子盡得而書之噫嘻豈非高子之幸乎哉高子先烈女而後烈婦各為年表列女傳之有年表自高子始予頃者修廣州府志亦於列女三致意將倣高子亦分為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為年表以與高子竝行高子其亦許我以為有同心也哉嗟夫公甫文伯之卒而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其母以為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顧左丘明豔稱之載諸外傳文伯之令名雖殞十宮女之貞則昭矣惜未得十人之姓名而傳之耳嗟夫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此亦能得之

於賢者耳死於情已得為賢況死於禮義者乎高子所書
一皆慨慷自決以溝瀆之諒為泰山之重有關於倫常不
小為婦女者不可以不知此書雖與女論語女孝經女誠
合為閨閣四書各一編日嘗誦讀可也是為序

